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

論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旣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
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
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
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
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
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強之者故於皇
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

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

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
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
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
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
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
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
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
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

東坡全集卷之三
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
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
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
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鄢

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
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
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

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瞶之得罪於
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
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
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蒯瞶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
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
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
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
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
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

封象於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已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
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
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
公羊傳曰毋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
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
爲段不第故不稱第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
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
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

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
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
而入之者誰也隱旣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
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
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
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
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
罪旣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
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魯之

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
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
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
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
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
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
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
也公羊曰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
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
秋之所爲諱者三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爲賢

東坡全集卷之三
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爲諱而取易之爲諱是
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郕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
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
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
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
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
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
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

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

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深蓋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于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讐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以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

之郛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
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
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
秋者均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
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
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
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騖爭奪日尋拂違王
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

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
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
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
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
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太宗伯掌六禮以諸
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
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
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
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
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

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旣葬公以謚配

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旣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用